

*

试论《古诗十九首》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

● 言丽花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它对后代很多诗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本文主要从思想意识形态和艺术表现方法两个层面展开,浅析《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悲剧意识、象征手法、文人精神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创作精神等对曹植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诗歌创作;曹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9)06-0209-02

一、引言

《古诗十九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它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推它为“五言之冠冕”,而钟嵘的《诗品》则称其为“一字千金”。它感情真挚,意象繁复,它所开创的很多传统和艺术手法都被后世继承下来。而作为建安之杰、群才之英的曹植,其诗歌创作也深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东汉末年,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诗人们目睹了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经历。这种触目惊心的客观现实,越是繁复,越是能勾起诗人的主观感受;与此相应的文学创作,表现主题也趋于集中,概括而言即是对人生的吟咏和感慨。虽然《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之作,然而政治的黑暗、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却构成了共同的客观现实和共同的遭遇,从而使得《古诗十九首》在精神实质上息息相通。因此,翻开《古诗十九首》,扑面而来的便是一种被压抑的悲哀和彷徨苦闷的抑郁。他们这些无名的杰出诗人,正是曹植、王粲的先驱者;而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已经预示了建安时代的即将到来。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对于政治的混乱有着深刻的体会,颇有忧生之嗟。加之和曹丕争帝的一段特殊经历,尤其是在曹丕称帝之后,他从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再加上魏明帝曹叡对他的防范和限制,都使得他比常人更能理解乱世之凄和身世之感。他后期的很多诗歌,都是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这种悲愤与哀怨和《古诗十九首》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相一致的。他在思想意识上深受那些无名作者的影响,呈现出了悲观的人生态度,他的很多作品也

弥漫了感伤的基调。这种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悲剧意识和及时行乐的生命意识。

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使得曹植和《古诗十九首》的那些下层文人一样,深受人生无常、悲观伤感的消极情绪的影响。他的很多诗歌都充满了悲剧意识,如“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浮萍篇》)、“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赠白马王彪》)。然而,面对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如何才能抓住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要义,也成了曹植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既然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那么就抓紧时间来及时行乐吧。这种及时行乐不能简单定义为贪图享乐,而是内蕴着深沉的悲愤,表面的颓废也掩饰着积极的人生态度。曹植认为人生苦短,所以需要纵情歌唱人性,极力书写人的情思、欢乐、哀怨等生命情感思绪。

然而,细查曹植的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曹植对《古诗十九首》的传承性。《古诗十九首》中有大量的表现悲剧情绪的诗句:“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今日良宴会》)、“隐隐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凛凛岁云暮》)等等,都表现出了在理想不断遭遇现实的打击之后的苦闷心情。这种悲观情绪浸润在诗人的主观感受中,以至对时间、节序的迁移表现出无比的敏感,甚至直接表现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曹植在这方面有很多模仿,有些甚至是对《古诗十九首》诗句的直接化用。如“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游仙》),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杂诗》),即“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感甄赋》),即“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青青河畔草》)。“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送应氏》),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

类似上面的直接运用或化用《古诗十九首》诗句的例子还可以

举出很多,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曹植有意的对《古诗十九首》的传承,于中我们可以发现曹植对《古诗十九首》的重视。不仅如此,曹植及时行乐的生命意识也是直接来源于《古诗十九首》。如我们熟悉的《东城高且长》:“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既然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感到了时光流逝,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何不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呢?又如《驱车东上东门》的“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纤与素。”服食成仙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还是回归现实,及时享受眼前的欢乐吧。曹植的《箜篌引》与此同出一旨。再如《生年不满百》,人生如此短暂,却仍在不足百年的生命里常常怀着“千年”的忧愁,又有什么用呢?那么就尽情地享用生命吧,呼吁人们“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曹植《闺情》有云:“取乐今日,遑恤其他”,暂且抛开所有的悲伤,及时行乐,今朝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从这些诗歌和其所表现的思想意识中,无论是《古诗十九首》还是曹植的诗歌创作,都深刻展现了沉浸于痛苦之中的诗人形象,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和心灵震撼。同时,也能看出《古诗十九首》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无论是他们所选用的意象还是所呈现出的精神状态,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怪不得释皎然说:“邨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王世贞也认为:“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曹植诗歌对《古诗十九首》的有意吸收和传承,才让读者甚觉相似。

三、艺术手法方面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的评价之所以被定位得那么高,除了诗歌的基本内容、现实性和思想性值得后代注视之外,它的艺术特色也对以后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许多创新被后来的诗人继承下来,如象征手法的运用等。代表作包括《古诗十九首》里的《西北有高楼》篇,以及曹植的诗歌如《美女篇》、《吁嗟篇》、《南国有佳人》、《野田黄雀行》等。

《西北有高楼》的作者,是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诗歌以虚实结合的方式结构全篇,实写的是高楼、音乐,虚写的是自己的悲哀、歌者的形象。通过前者来带出、衬托后者。飘动的浮云,华美的高楼,哀怨的乐曲以及歌者的孤独,其实正是作者自身及其生存状态的象征,并通过象征创造了圆融的艺术境界。如前所述,曹植的很多创作就继承了这种手法,以《美女篇》为例。

《美女篇》的立意和构思极为精妙。前半部分描写美女的“妖且闲”,后半部分则把笔调转到美女的悲剧命运,使得全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歌表面上似是一首闺怨诗,实际上却是诗人的咏怀自悼之作。诗中美女美丽的容易、高贵的品格和宏伟的抱负正是曹植自身光辉形象的写照;而其命运的坎坷以及无奈的长叹,无疑也是诗人在人生和政治上屡受打击、没有出路的无可奈何的真实反应。“美女”的命运、不平 and 怨愤正是曹植自身的象征。又如《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达“愿与根菱连”的愿望。又如《野田黄雀行》则如同写了一个天真的童话。诗中以鸱和罗网代表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了曹植的理想。曹植通过这个寓言故事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丁仪、丁廙等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些诗篇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抒发了曹植的各种情感,却

共同实行了“象征”这一艺术表现手法。象征的使用,含蓄的表达出了曹植心中的无奈和愤懑,用“美女”“佳人”“蓬草”等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象征作者的品德节操。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正是对《古诗十九首》的直接继承。

除了象征手法,曹植同样也继承了《古诗十九首》文人和民间相结合的创作精神。《古诗十九首》作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代表,诗歌语言具有浓厚的文人色彩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语言同时也是朴素而生动自然的人民口语的集中和提高。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多为失意的下层文人,他们的生活接触面较广,因此对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熟悉。这就使得《古诗十九首》在文化的同时也具有生动自然的语言风格。谢榛《四溟诗话》云:“《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字工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亦云:“《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缝绩之间,非愚则妄。”这些评论家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却共同说明了《古诗十九首》语言风格的自然。如“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孟冬寒气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和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这些叙述或描写,即使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读起来也没有太多的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语言的通俗和亲切。所以王国维也称赞:“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曹植是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杰出诗人,《诗品》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的五言诗给人最深的印象便是辞藻华丽,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等,开启了雕琢辞藻的风气。但是,《诗品》同样也说曹植的诗“源于《国风》”。这又如何理解呢?黄侃在《诗品疏》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曹植的诗虽然“文采缤纷”,但“不离闾巷歌谣之质”。原来他也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一样,吸收了民间文学的精彩部分,再加以提炼和融合。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才使得他的诗歌辞藻更为工整华丽,更加文人化了。但在创作精神上,他是紧紧地继承《古诗十九首》的道路的。如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杂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杂诗》)等,读来温润清和,亲切之至,却蕴含着深刻的立意。让我们在曹植“词采华茂”的同时,看到了其诗自然平淡的另一面。

四、结语

综上,除了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手法,曹植也吸收了《古诗十九首》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对游子思妇类题材的大力传承等等。胡应麟曾说:“《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张戒也曾说:“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正因为曹植对《古诗十九首》的成功借鉴,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且积极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才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上做出更大的成就,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挺立于建安文坛,雄视百代,使得古今文人为之仰慕。□

参考文献:

- [1] 马茂元. 古诗十九首初探[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三曹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 魏. 曹植注. 赵幼文校注. 曹植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